

# 近代哲学史

K·C·巴克拉捷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 近代哲学史

〔苏〕K. C. 巴克拉捷 著

愚 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К. С. Бакраджа*  
**История нов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избранные философские труды» IV,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билис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Тбилиси, 1977

近代哲学史  
〔苏〕K. C. 巴克拉捷 著  
愚 生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4.25 字数 353,000  
1983 年 11 月第 1 版 198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600 册

书号: 2188·13 定价: (七) 1.70 元

##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作者的重要著作之一，初版于1969年，是作为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和大学生的教材而出版的。全书论述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起至德国康德哲学产生止各个时期的主要哲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弗·培根、笛卡儿、霍布斯、伽桑狄、洛克、牛顿、斯宾诺莎、莱布尼茨、贝克莱、休谟、康德等的哲学思想，并结合时代背景、社会政治条件、自然科学的成就进行分析，尤其是对他们的主要哲学著作（其中有些著作，我国尚未译出或没有完整的中译本）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在某些问题上，作者有其独到的见解，不失为一家之言。本书可以作为我国大学哲学参考用书。

本书作者 K. C. 巴克拉捷是苏联著名学者，1922年毕业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大学，以后长期在该校任教。1959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任该校哲学系主任，并被选为格鲁吉亚科学院院士，1970年逝世。巴克拉捷几十年来著作甚多，除哲学史外，还有逻辑学、辩证法、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批判等方面的著述，在苏联哲学界享有盛名。本书初版是格鲁吉亚文，后略经修改，译成俄文出版，现根据《巴克拉捷哲学著作选》第4卷1977年俄文版译出。

1982年1月

## 目 录

|                           |     |
|---------------------------|-----|
|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 .....          | 1   |
| 第一节 概述 .....              | 1   |
| 第二节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        | 7   |
| 第三节 意大利的自然哲学。社会政治理论 ..... | 12  |
| 第四节 德国的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 .....    | 21  |
| 第五节 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理论 .....  | 30  |
| 第六节 新的自然科学的发展 .....       | 37  |
| 第二章 近代哲学的奠基人 .....        | 52  |
| 第一节 弗兰西斯·培根 .....         | 52  |
| 第二节 笛卡儿 .....             | 72  |
| 第三章 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 .....      | 106 |
| 第一节 托马斯·霍布斯 .....         | 106 |
| 第二节 比埃尔·伽桑狄 .....         | 124 |
| 第四章 英国的启蒙运动和科学 .....      | 129 |
| 第一节 约翰·洛克 .....           | 129 |
| 第二节 牛顿 .....              | 159 |
| 第五章 斯宾诺莎 .....            | 162 |
| 第六章 莱布尼茨 .....            | 201 |
| 第七章 德国的启蒙运动 .....         | 245 |
| 第八章 英国的经验论和不可知论 .....     | 250 |
| 第一节 乔治·贝克莱 .....          | 250 |
| 第二节 大卫·休谟 .....           | 278 |
| 第九章 法国的启蒙运动和唯物主义 .....    | 313 |

|     |                     |     |
|-----|---------------------|-----|
| 第一节 | 法国的启蒙运动 .....       | 313 |
| 第二节 |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    | 325 |
| 第三节 | 启蒙运动中的民主派 .....     | 344 |
| 第十章 | 康德 .....            | 353 |
| 第一节 | 康德哲学总评 .....        | 353 |
| 第二节 | 康德的生平、活动和哲学观点 ..... | 358 |
| 第三节 | 《纯粹理性批判》 .....      | 376 |
| 第四节 | 《实践理性批判》 .....      | 435 |
| 第五节 | 《判断力批判》 .....       | 444 |

#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

## 第一节 概 述

一、十五世纪下半叶至十六世纪初,在西欧和中欧各国的封建社会内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开始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发展破坏了封建社会的基础,结束了封建的闭关自守,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产生了中央集权的大国(英国、法国等)。

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形成与该基础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前提,新的哲学理论出现了,新科学诞生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这一复杂而有趣的过程作了描述。

“现代自然科学同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地消失了的发现相反,它唯一地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现代自然科学,和整个近代史一样,是从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算起,这个时代,我们德国人由于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民族不幸而称之为宗教改革,法国人称之为文艺复兴,而意大利人则称之为五百年代,但这些名称没有一个能把这个时代充分地表达出来。这是从十五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时代。国王的政权依靠市民打垮了封建贵族的权力,建立了巨大的、实质上以民族为基础的君主国,而现代的欧洲国家和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就在这种君主国里发展起来。当市民和贵族还在相互格斗时,德国农民战争却预言式地提示了未来的阶级斗争,因为德国农民战争不仅把起义的农民引上了舞台——这已经不是什么新的事情了,而且在农民之后,把现代无产

阶级的先驱也引上了舞台，他们手里拿着红旗，口里喊着财产公有的要求。拜占庭灭亡时抢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发掘出来的古代雕像，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它的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艺术繁荣好象是古典古代的反照，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在意大利、法国、德国都产生了新的文学，即最初的现代文学；英国和西班牙跟着很快达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学时代。旧的 orbis terrarum<sup>①</sup> 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在这个时候才真正发现了地球，奠定了以后的世界贸易以及从手工业过渡到工场手工业的基础，而工场手工业又是现代大工业的出发点。教会的精神独裁被摧毁了，德意志诸民族大部分都直截了当地抛弃了它，接受了新教，同时，在罗曼语诸民族那里，一种从阿拉伯人那里吸收过来并从新发现的希腊哲学那里得到营养的、明快的自由思想，愈来愈根深蒂固，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

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给现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打下了基础的人物，决不受资产阶级的局限。相反地，成为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或多或少地推动了这些人物。那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人物不曾作过长途的旅行，不会说四五种语言，不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列奥纳多·达·芬奇不仅是大画家，而且也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他在物理学的各种不同部门中都有重要的发现。阿尔勃莱希特·丢勒是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此外还发明了一种筑城学体系，这种筑城学体系，已经包含了一些在很久以后被蒙塔郎贝尔和近代德国筑城学重又采用的观念。马基雅弗利是政治家、历史家、诗人，同时又是第一个值得一提的近

---

① 直译是“地球”，这是古罗马人对世界、地球的称呼。——原编者注



代军事著作家。路德不但扫清了教会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sup>①</sup>，而且也扫清了德国语言这个奥吉亚斯的牛圈；创造了现代德国散文，并且撰写了成为十六世纪《马赛曲》的充满胜利信心的赞美诗的词和曲。那时的英雄们还没有成为分工的奴隶，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化的影响，在他们的后继者那里我们是常常看到的。但他们的特征是他们几乎全都处在时代的运动中，在实际斗争中生活着和活动着，站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进行斗争，一些人用舌和笔，一些人用剑，一些人则两者并用。因此就有了使他们成为完人的那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书斋里的学者是例外：他们不是第二流或第三流的人物，就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谨小慎微的庸人。

自然科学当时也在普遍的革命中发展着，而且它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它还得为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同现代哲学从之开始的意大利伟大人物一起，自然科学把它的殉道者送上了火刑场和宗教裁判所的牢狱。值得注意的是，新教徒在迫害自然科学的自由研究上超过了天主教徒。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便烧死了他，而且还活活地把他烤了两个钟头；而宗教裁判所只是把乔尔丹诺·布鲁诺简单地烧死便心满意足了。

自然科学借以宣布其独立并且好象是重演路德焚烧教谕的革命行为，便是哥白尼那本不朽著作的出版，他用这本书（虽然是胆怯地而且可说是只在临终时）来向自然事物方面的教会权威挑战。从此自然科学便开始从神学中解放出来，尽管个别的互相对立的见解的争论一直拖延到现在，而且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远没有得到结果。但是科学的发展从此便大踏步地前进，而且得到了一种力

---

<sup>①</sup> 典故出自希腊神话，奥吉亚斯王有个大牛圈，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未打扫。后来以此比喻极其肮脏的地方。——原译者注

量，这种力量可以说是与从其出发点起的(时间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的。仿佛要向世界证明：从此以后，对有机物的最高产物、即对人的精神起作用的，是一种和无机物的运动规律正好相反的运动规律。

从那时开始的自然科学最初一个时期中的主要工作，是掌握手边现有的材料。在大多数部门中必须完全从头做起。古代留传下欧几里得几何学和托勒密太阳系，阿拉伯人留传下十进位制、代数学的发端、现代的数字和炼金术；基督教的中世纪什么也没留下。在这种情况下，占首要地位的，必然是最基本的自然科学，即关于地球上物体的和天体的力学，和它同时并且为它服务的，是数学方法的发现和完善化。这里有了一些伟大的成就。在以牛顿和林耐为标志的这一时期末，我们见到这些科学部门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最重要的数学方法基本上被确定了：主要由笛卡儿制定了解析几何，由耐普尔制定了对数，由莱布尼茨，也许还由牛顿制定了微积分。固体力学也是一样，它的主要规律彻底弄清楚了。最后，在太阳系的天文学中，开普勒发现了行星运动的规律，而牛顿则从物质的普遍运动规律的观点对这些规律进行了概括。”①

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概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而我们这里所感兴趣的首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

上文已经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封建关系的基础动摇了；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后者表达了它的实际需要并把矛头指向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神学——经院哲学世界观。新的世界观既以宗教形式出现，也以世俗形式出现，两者矛头都是针对旧的世界观，后者的支柱则是天主教会。在许多国家中，反对天主教会、为建立新的资产阶级教会而进行的宗教斗争

---

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6—9 页。

都采取宗教改革的形式,最终汇合成一场人民运动。

人文主义——文艺复兴的主要思想内容,乃是新的世界观和新文化的世俗表现形式。新的世界观颂扬人,把自由地、全面地发展个性的理想放在首位。个性自由的要求乃是新的资产阶级关系、新的生产方式形成的反映,因而封建制度国家的闭关自守性便成了它们的绊脚石。

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决定了科学的发展。那种束缚住思想自由发展的旧的世界观逐渐丧失了自己的地盘,人类的思想视野扩展起来了。哥白尼的理论剥夺了地心说的特权地位,扩大了宇宙学的范围,并且推动了新的哲学理论的产生。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葡萄牙人开辟了通往印度的海路,实现了环球航行。

科学和技术以迅速的步伐向前迈进:创造了水力发动机和压缩空气发动机,发展了造船业,发明了织布机、罗盘仪、望远镜、火药、印刷机,这些发明对新思想在欧洲的传播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至于新的世界观的产生,尤其是新哲学的产生,那么我们这里要谈一下它据以产生的源泉。

二、然而,不应该认为新文化和新哲学的产生仅仅是古代文化和哲学的复兴,虽然古代文化和哲学对文艺复兴时期活动家们的创造活动也产生过强有力的影响。须知,早在封建时代,各种反对官方教会的异端学说就已经产生和传播了。封建教会的反对派以各种形式出现:它们时而采取某种异端的形式,时而披着神秘主义的外衣,时而采取武装起义的形式(恩格斯语)。恩格斯曾指出文艺复兴的思想与中世纪异端学说之间的联系;至于神秘主义,则它在新世界观中,尤其是在新哲学中的表现是相当多方面的。

对于文艺复兴时期来说,古希腊罗马哲学(以及总的文化)乃是建立新意识形态和新哲学的典范;对于古希腊罗马时代来说,极其典型的是:许多思想家学说中的自由思想,这些学说的反宗教性质,以及观点和哲学理论上的多样化。这些都决定了反对封建世界

观、反对神学教条和权威的斗争。可是这种斗争并不总是很彻底的，因为封建教会毕竟还很强大。所以，毫不奇怪，学者和哲学家们往往成为旧时代世界观的俘虏，很难解脱出来，因为在许多人身几个世纪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旧学说还在控制着他们，他们往往不由得要考虑到这些旧学说。文艺复兴的代表们反对旧学说，建立唯物主义学说（有时也坚持无神论学说），同时在自己的世界观中也程度不同地包含有宗教的因素。

另一方面，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理论——双重真理论：科学和哲学真理以及宗教真理（即信仰的真理）。不应该认为，双重真理论之建立是专门为了使自己免遭毕竟还占着统治地位的教会的批判。诚然，某些人是抱着免遭批判的目的，但大多数人原则上是捍卫这一观点的。必须指出，双重真理论对当时来说是进步的，因为承认除宗教的真理之外还有哲学和科学的真理，就使得双重真理论的捍卫者们有可能进行自由而独立的学术活动。

新的——资本主义的——关系的发展在欧洲各个国家中是不一样的；这就给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打上了独特的烙印。

文艺复兴的文化发端于十七至十八世纪曾是世界贸易中心的意大利。正是在意大利第一次出现了手工工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银行、自由城市，发生了农民的反封建起义。

自由城市同东方和西方的贸易促进了意大利文化的发展，促进了世俗思潮向哲学和文学的渗透，促进了对古希腊罗马哲学的了解；当时有许多学者在拜占庭覆灭以后开始移居到意大利，在意大利人中间原原本本地传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人的学说。

十五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欧和中欧各国壮大起来，接着而来的是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书籍印刷品的迅速发展有助于新思想在这些国家中广泛传播。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尔后在巴塞尔、里昂、巴黎以及其他城市出版了人文

主义者和古希腊罗马作家们的著作。

德国历史发展的特点决定了文艺复兴在这个国家的特殊性。德国当时分裂成许多彼此独立的公国，统治各公国的则是天主教会。因此，德国人文主义者的目的首先就是反对天主教会，为德国的统一而进行斗争。

## 第二节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具有两重性质：一方面，它是旨在反对封建世界观、天主教会的教条和中世纪被歪曲了的、为占统治地位的哲学和宗教效劳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另一方面，新哲学还不能够从封建-宗教的世界观束缚下解脱出来。

一、意大利人文主义老一辈代表人物诗人彼特拉克（1307—1374年）对古希腊罗马文化赞赏备至。他反对意大利的封建闭关自守，反对教廷和所谓“天蓝色血液”<sup>①</sup>的代表人物。彼特拉克宣称：“血液从来只有一种颜色。人的尊严不会因其出身卑贱而丧失，只要他不虚度一生就行……如果说美德能使人真正高尚起来，那么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能妨碍一个人成为高尚的人。”他反对世袭贵族制，拥护科拉·迪·利恩佐所领导的人民反对封建贵族的起义。彼特拉克献给他一首抒情诗，诗中歌颂他是意大利复兴运动的领袖。“我们的领袖啊，您就是救星”，你能帮助不幸者，因为圣父——罗马教皇——正在忙别的事情。——彼特拉克对利恩佐说。

彼特拉克用意大利文写作，他发展了意大利的规范语言。

彼特拉克首先是个诗人，他的抒情诗和十四行诗不仅对意大利文学的发展，而且对其他各国文学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

---

① 讽喻教会、贵族血统。——译者

彼特拉克的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是《抒情诗集》——表达诗人对恋人的爱情；这种爱情是对活生生的女人的爱，而不是中世纪骑士那种抽象的对“标致女士”的爱。然而对人世生活的爱并不能使诗人从中世纪观念的束缚中摆脱出来。在他的世界观中，宗教还是很强有力的。他无法使幸福的渴望同宗教的戒律调和起来。他所歌颂的爱情在他看来似乎是罪恶的。在《谈谈对世界的蔑视》的对话录中——出场的是他本人和圣奥古斯丁——彼特拉克对于在这人世间获得幸福表示怀疑，对奥古斯丁表示信仰，认为从人那里是期待不到什么帮助的，而必须祈求于上帝。

乔万尼·薄伽丘（1313—1375年）也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批人文主义者之一。意大利规范语言的进一步发展是同他的名字相联系的。如果说薄伽丘的早期著作渗透了中世纪的观点，那么他的《十日谈》——文艺复兴时期的煌煌巨著之一——就是旨在反对僧侣和禁欲主义思想，描述了作者当时社会的现实图景。然而，象彼特拉克一样，薄伽丘的精神发展中也出现了危机，而且就在《十日谈》之后，在长诗《乌鸦》中，他离开了健康而乐观的处世态度。

对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诗歌创作的探讨是属于文学史的范畴，但是要把他们的诗歌创作排除出世界观史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两人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第一批人文主义者，虽然在他们的作品中除了新思想以外，中世纪思想方法的残余还是很强烈的。

二、上文已经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虽然反对中世纪的世界观，同时却处于这种世界观的强烈影响之下。这一斗争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而唯物主义观点却处处同宗教因素交织在一起。而宗教的代表人物虽不起来反对宗教教条，却坚持泛神论的和神秘主义的观点。构成科学中整整一个时代的科学思想遵循着基督教的许多基本教义。

但是，对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来说，一个共同的特征则是捍卫思

想自由,后者是由个性自由的原则所决定的。

关于古希腊罗马哲学对文艺复兴代表人物的影响问题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经院哲学捍卫亚里士多德,为基督教服务,并用亚里士多德的名义使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神圣化。所以,反对经院宗教世界观的斗争实质上就是旨在反对亚里士多德学说。

柏拉图观念首先提出反对亚里士多德。从拜占庭迁居到意大利的赫米斯特·普里丰(1355—1452年)企图把东派教会同西派教会调和起来,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及其哲学,从而靠拢了那些已经进行这种斗争的人文主义者。普里丰把柏拉图同亚里士多德对立起来。根据他的建议,在佛罗伦萨创建了柏拉图学院。他不仅竭力恢复柏拉图的学说,而且还力图把柏拉图学说同新柏拉图主义(普罗克鲁)调和起来。他批判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否认个别是第一实体,一般是第二实体的学说,不赞同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理念说的批判。

普里丰并不公开反对基督教,而是把它放在新柏拉图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普里丰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批判曾使他产生很多烦恼,但他的朋友和信徒尼凯的维萨里翁——红衣主教——却在某种程度上缓和了这一批判。问题是,这位红衣主教虽然捍卫普里丰,因而也捍卫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但同时也承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原理:在他了解了亚里士多德的真正著作后,才懂得了亚里士多德被曲解了,而他的哲学在剔除了种种歪曲之后依旧可以为宗教服务的。

三、教会人士马西里奥·菲奇诺(1433—1499年)企图把柏拉图的学说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结合起来,并且证明说他们两人的观点是同基督教的教义相一致的。他承认基督教关于灵魂不死的教义。宇宙的结构是和谐的,是由一系列的受唯一的本原支配的级别组成的:最低一级乃是惰性的物质,它有许多种类;第二级具有经常起作用的原则,它赋予物质以形式;第三级乃是有理性的

灵魂，它是不可分的，并且不受时光流逝的制约；第四级乃是天使界；最后，最高一级乃是绝对的统一，也即上帝。

四、乔万尼·彼科·德拉·米兰多拉（1463—1494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诗人、艺术家。米兰多拉曾在彼洛尼亚、弗拉拉、帕多瓦求学。从法国旅行回来以后，他就住在罗马、佛罗伦萨。他研究语言，钻研哲学学说，企图在这两者之间找出共同的地方，并在这些共同特征的基础上创立一个折衷的哲学观念。首先他竭力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并且用犹太神秘哲学学说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协调起来；使人惊异地显示了柏拉图学说、新柏拉图学说、亚里士多德学说和犹太教学说同基督教和独特的魔法统一在一种世界观之中。

与此同时，米兰多拉也常常表达了唯物主义的观点。他在反对占星术时断言：星宿的位置不可能决定人的命运和自然界生命；自然界中一切都按照自然规律而完成，一切都按照自然原因而发展；不应该把人仅仅看成是天与地之间的联系者，人是他自己命运的自由创造者；动物早在胚胎之中就已经具有使它能成为动物的基因；高等灵魂永远拥有一定的品质；只有人才是独立地和自由地创造他自己；自由——这就是人的个性的本质。

五、（以一定形式）复活的柏拉图学说是旨在反对亚里士多德的，然而它本身却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以调和这两派的尝试而告终。

在帕多瓦建立了一所亚里士多德学校，经过阿威罗伊诠释了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是用来反对经院哲学的。使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们分裂为敌对阵营的问题，涉及到灵魂的不死。阿威罗伊诠释的捍卫者否认个人灵魂不死，但承认个人的无个性的不死；而另一派人则根本否认灵魂不死，不管它是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都一样。

后一种理论的两位代表是比埃特罗·彭波纳齐（1462—1524年）和雅各布·扎巴雷拉（1532—1589年）。彭波纳齐认为，灵魂



不死必须以灵魂的非物质性为前提。灵魂不死说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有矛盾,而且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把人的灵魂看作是某种实际存在的东西。在思维过程中,灵魂是同躯体各器官中的过程相联系的,思维不是非物质的过程。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灵魂乃是躯体的形式,因而不可能脱离躯体而存在。灵魂不存在于物质世界范围之外,而是在这个灵魂为道德制度服务的世界中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的存在是纯尘世的存在。道德、善、道德行为根本不以灵魂不死为转移。从科学的观点看来,决不能承认奇迹的存在;上帝,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话,也不会干预我们人世间的事情;在我们看来是超自然的东西,乃是我们尚未认识到的东西。

上述的观念乃是他的世界观的方面之一;这一观念是反对宗教的;而且彭波纳齐并不讳言这一点,因为他本人断言他的科学观念是与宗教相矛盾的。可是这里已经出现双重真理论:从信仰观点来看,宗教的一切论点仍然不失其作用。理性建立了与宗教相矛盾的哲学,而信仰则恢复了宗教。双重真理论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因为哲学占领的范围很狭小,在广大的范围内,即人民中间,仍然是宗教。由此可见,从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观点看来,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乃是真理,而对其他人来说,真理却包含在宗教的教义之中。

彭波纳齐的信徒雅科布·扎巴雷拉承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原理,同时也承认基督教会教义。他的观点可以简要地表述于下:万物之基础乃是谁都不能创造的物质,没有任何论据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独立于躯体之外的灵魂是没有的;认识过程开始于知觉,然后在知觉的基础上借助于推理来发现新事物,后者涉及到确立因果之间的联系;有两种类型的推理:综合推理和分析推理。借助于综合推理,我们从已知的原因导出结果;而借助于分析推理,我们从已知的结果反推原因。这两种类型的推理相辅相成,推动认识向前发展。